

弱者

五冊

中學創作叢書

第五冊

弱者

許壽民先生主編

中學創作叢書

本叢書是精選全國中學生作家的精心力作而編成的，可稱爲中學生的模範文集。內容有小說、詩歌、小品、戲劇等。第一期先出十二冊。每冊七萬字，實價三角。全國的青年們，你們要欣賞你們自己的作品嗎？你們要踏入你們自己的這個園地嗎？我們以萬分的誠意祈禱着。書名如下：

- | | |
|--------|---------|
| (一) 雲倩 | (七) 失踪 |
| (二) 追求 | (八) 回家 |
| (三) 微笑 | (九) 往事 |
| (四) 湖邊 | (十) 雨天 |
| (五) 弱者 | (十一) 燈光 |
| (六) 心痕 | (十二) 塞外 |

中學生創作叢書 第五冊

弱者 實價三角

編者 許壽民

版權出版者 中學生書局

印刷者 上海海寧路
中央興記印刷所

電話四〇八一三
所 有

發行者 中學生書局

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

中華民國二十年十月出版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再版

中學生創作叢書第五冊目次

●弱者（小說集）

弱者·····	勞大附中 張梁津·····	一
新生的創造·····	上海中學 葉弈暉·····	七〇
玫色請柬·····	松江中學 許乃茂·····	八八
幾個孩子·····	廣西附中 吳葉偉·····	一〇五
紅布背心·····	敬業中學 勞鳴時·····	一一四

弱者

原
書
殘

原
书
残

——在這時候，只見許多來看會的人，都接踵而至。不多一刻，那縣立女子高小的學生，也整着隊來了。一個四十多歲的老頭兒，拿着校旗，在前面引路。大概是她們學校裏的門房罷。後面就是七八十個女生，身上都穿着藍色的校服，後面還跟着十幾個身穿黃服，手執木棍的女童子軍，都慢慢底走進校門，直向運動場前進。

壁上的時鐘，噹噹的鳴了九下，所有的運動員都已齊集在運動場上，這時候，運動場的四面，幾乎被那些觀看的人擠得連空氣都不能流通了；那縣立女子高小的學生，是坐在場的東南角上，一個個都眼睜睜的望着場上的運動員，當他們將要開始運動的時候。

九點多了，他們的運動會終於開始了，節目單上第一個項目就是二百米低欄，其中的選手，人俊也是一個。可是這次他真不幸極了，在平時練習的時候，一次次都還跳得可以；就是昨天預賽的時候，他還是得第二的。但是今天的決賽，不知怎的，第二個掬還沒有跳過去，就拍的跌了一交，而且在膝上還流出許多血來，當時他就一動也不動。

的躺在地上，臉上已完全變成青色，幸虧四面都有同學們自己組織的衛生隊站着，他們一見人俊跌倒，就急急底跑上來，將他扶起，慢慢底走到場的左邊休息去了。

低欄跳完，接着就是高欄，跳高，跳遠……種種運動，幸虧這幾項運動他都沒有參加，所以可以安穩穩的坐着休息。

十二點鐘了，他們的運動會就暫時告一段落，等吃過了午飯——一點多鐘的時候，他們仍舊繼續着他們的運動，可是四面站着觀看的人，比上午更多了。那些縣立女子高小的學生，仍坐在場的東南角上。

那時候，他的膝已經不痛了，正坐在運動場的左邊的一塊草地上，那個的Face好，那個的Face醜的正在談得起勁的時候，忽然聽得場上的報告者報告了一聲『四百米決賽。』他就連忙站起來，急急底到運動場上預備賽跑去。這次賽跑，他總算僥倖極了，結果是得到一個第三。

賽跑完了，接着就是來賓運動，只見那些縣立女子高小的學生，每人手裏拿着兩

個彩圈，慢慢地從外面走進來，在運動場的中央站成一個圓圈，就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的做起舞蹈來了。這時候，所有的運動員和同學，也都已擠在運動場的四面，一個個都眼睜睜底望着她們。并且還在彼此竊竊底私語。當她們正做得好的時候，人俊就看到一位美麗的女郎，坐在圓圈的中央，穿着藍色的校服，露出她那鮮藕似的手臂，正是踏琴，她那玫瑰般的臉兒，櫻桃般的小口，垂楊般的纖腰，沒有一處不令人注意，尤其是她那頭剪得短短的美髮，更令人可愛。

五點鐘了，他們的運動會也結束了，於是人俊就慢慢底走回家去。一路上只是不住的想念着她。

到了家裏，他的母親已將晚飯準備好了，見了人俊回去，就連忙拿出來吃，她一面吃飯，一面對他說：

「你疲倦了吧！……得到多少獎品……」

她是囉囉嗦嗦的說了一大堆，但是人俊竟不知道她是在說些什麼，腦子裏只是

不住的想念着那踏琴的女郎。

吃過了晚飯，他母親又對他說道：

「疲倦了，早點去睡吧！」

這夜他那裏還睡得着，躺在床上只是翻來覆去的想念着她。只要一合眼，便見那活潑可愛的踏琴女郎站在他面前。

第二天，學校裏因為剛開過運動會，所以休息一天，人俊在家裏吃過了早飯之後，就慢慢底走向縣立女子高小裏去，因為這校的校長日女士是他的親戚，所以他可以隨隨便便的跑進去。這天他走到校長室門口的時候，就看見她正坐在那裏改作文，看到他進去，便放下筆站起來笑着對他說：

「你們今天不上課嗎？」

「是的，今天休息。」人俊一面說，一面就在她對面坐下，她也仍舊在她自己的位置上坐下，拿起筆來繼續她的工作。

「這篇是誰做的？」他指着她正在改的那篇問。

「這篇嗎？是怡雲做的。」她看了看封面回答。

「怡雲！是不是住在B街上的怡雲？」人俊在學校裏也曾聽到過同學們談起B街上怡雲女士的美麗，心裏很想看一看，但是終沒有見過一面。

「是的。」

「這怡雲女士昨天我們學校裏開運動會的時候，她沒有去嗎？」

「去的，就是踏琴的那個。」

他聽了這句話，心裏便覺得無限的喜悅，因為他已認識了怡雲女士了。於是他就別了H女士，慢慢底走出校門。

「的確美麗，的確可愛。」人俊一面走，一面這樣默默的想。

不知怎的，連他自己也莫明其妙，會走到B街去，呆呆的站在怡雲女士的門口，約莫站了十幾分鐘，纔慢慢底走回家去。

從此他每天課餘回來的時候，總要到B街上去踱來踱去的踱一二十分鐘。并且走到怡雲女士的門口的時候，總要呆呆的立一二分鐘，看看她有沒有在裏面。這樣過了一個多月，雖然也遇見過幾次，但終沒有談過一句話。

直到十月初旬，他們要搬家了。這是人俊的主張，一定要搬到B街上去住。恰好住在怡雲女士的對面。從此他們就成了鄰居了，見面的機會也就多起來了；他固然很喜歡到她家裏去坐坐，就是她也很喜歡到他家裏來玩玩。因此不多幾天，他和她便漸漸底接近起來了，話也談過好幾次了。

這天是星期日，人俊一個人坐在家裏默默的想：

「不妨試一試……但是她若不肯收便怎樣辦呢？……」

他躊躇了半天，終想不出一個妥當的辦法，但是結果終於這樣的決定了：

「管他，反正不進行是不會有成功的希望的。」

於是他就跑到自己的房間裏寫了一封很懇切的信，寫完之後，用一個紅色的信

封封好，放在夾袍袋裏，預備送去給他。剛走出門，就見她微笑的從前面走來。人俊一見，便連忙迎上去，將袋裏的信遞給她。她接了信，微微的向人俊笑了笑，就轉身回家去了。過了一星期，怡雲還沒有回信給他，他的心裏有點急起來了。

「已是一星期了，爲什麼還不見她寫回信給我呢？難道她不肯寫回信嗎？那末那天我給她信的時候，爲什麼又要向我微笑呢？……再寫一封罷，看她怎樣？」

於是他又寫了一封更懇切的信給她。

這是星期三的下午，人俊剛從學校裏回來，走到門口的時候，只見她滿面笑容，慢慢底從前面走來，走到人俊的面前，就從衣袋裏摸出一封信來給他，也用一個紅色的信封封着，并且還輕輕的對他說了一聲：

「不要給別人知道。」

二

自從那天之後，人俊和怡雲在一星期內，至少也有四五封信在那裏祕密的往來。

他們的不幸的種子，也就在這時候種下了。

這天是星期日，人俊在前一天就寫了一封信給她，約她明天一同到公園裏玩去。上午九點鐘的時候，他在家裏吃了早飯，就一個人急急底跑到公園裏，向四面找了一會，沒有她的影子，他知道她還沒有來，於是就坐在與公園大門相對的茅亭裏，拿出一支香煙來，吸着等她。一支香煙已將要吃完了，但是她還沒有來，於是他的心裏有點急起來了！

「不至於失信吧！現在九點半已經過了，爲什麼還不來呢——不來也好，倘若給同學們看到了，反而鬧出笑話來。」他的腦子裏雖然是在這樣的想，可是兩隻眼睛終是呆呆的望着公園的大門，巴不得她立刻就來。

一直等到十點多鐘，她終於來了，人俊一看到，真高興得幾乎從亭子裏跌出來，立刻很快的跑上去和她握手。

「等久了吧！對不起得很。」她握着他的手，悠悠的說。

「可不是嗎？我以為你不來了。」他帶着一種又喜又惱的口吻說。

「當然不會不來的，我們到那邊去坐着談罷。」她說着已放開手向左邊走去，他也就在後面跟上去。

「我也知道你一定不會失信的。」他一面走一面說。

「……」她只向他笑了笑。

他們走了一會，已到一座四面都有高大的松樹包圍着的假山後面；這地方在夏天的時候，來此乘涼談天的人是非常的多，可是在這樣初冬的時候，是不大有人到的。他們因為談話便當起見，所以不得不找到這裏來。於是他們就背着假山並肩坐下。

「你為什麼到這時候纔來？」他帶着一種埋怨似的口吻問。

「請原諒我吧！但是這也並非我故意來得這樣遲，實在這幾天來，我的身體有點不舒服，母親無論如何不讓我出來，可是我那里能夠呢？經我向她說了許多話，說是坐在家裏空氣太壞了，到外面去吸吸新鮮空氣，或者可以比較好一點，她纔答應了。對不

起，害你等久了。」她很溫和底向他聲明所以來遲的理由。

「爲什麼不早些告訴我呢？現在可好些了嗎？」他聽了她的說話之後，很担心似的問。

「這不過是小小的不舒服，並沒有什麼，而且怕給你知道了，反使你不安，所以沒有告訴你，現在已經好了，請放心罷。」

「那很好。」

「你……你到底愛我嗎？」她忽然將一隻右手按在他的腿上，半低着頭這樣問。

「怎麼不愛你呢？這是不成問題的，你想我……」他很堅決的答。

「那末你應當極力的去進行。」她忽然擡起頭來，靠在他的肩。

「是的，我現在正在極力的進行，可是我的父母……唉！太頑固了。」他說着一連

嘆了幾口氣。

「和那個解除了……」

她纔說了這幾個字，就很慌張的立起來，飛也似的從左邊跑過去了，他正在奇怪的時候，忽然四五個和他同班的同學已走到他的面前了。內中有一個還不住的叫着：

「追……追……」

「好，大家追上去。」他們真的想從左邊追上去了。

「這什麼呢？難道連這樣一點同學的面子都沒有嗎？」他看到他們真有要追上去的樣子，就連忙站起來，向他們這樣哀求似的說。

他們聽了他的說話，總算沒有追上去；他見不去追她，心理也就放寬了許多。於是就一同坐下來。

「真的去追她做什麼？不過和你開開玩笑罷了。」

「人俊，你的手段真不差，令人佩服。」

「怪不得你這幾天天來，好像連上課都沒有心思似的……」

「……」